

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捕头

肖遥

前几天跟朋友小萌聊天，说着说着她就会看一下手机，看见我投来诧异的小眼神，她抱歉道：“不好意思，我得处理一下工作。”小萌刚接手内勤工作，她自谦自己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内勤，文件一来，她先火烧火燎手忙脚乱。尤其是上周，本市食品抽检发现一例冷冻海鲜的盒子上有病毒，她就不得安生了，大周末的，好几个人加她微信，隔几分钟发一个指令，一会儿让报数据，一会儿让报总结。

小萌感慨，从前的机关内勤，最忙的时候是抱着文件一路小跑，仿佛有谁埋伏在路上准备袭击他们一样。如今大数据时代的内勤，累的不是腿了，是眼睛。只要你醒着，就得抱着手机守着电脑，每过5分钟刷一下屏，等着各部门的文件流转过来。

从前可以用锅给纪要或者给其它部门：纪要的电话没接到，其它部门没说清。只要对方是人而不是机器，就有可能犯错。可如今每个部门都能看到手机软件上的文件，纪要没义务通知内勤了。内勤必须分分钟留意着，才能不错过新文件。像打球一样，这边一发球，那边就得成功接住。于是，内勤们的职能就像专们捕捉文件的捕头，把弹出的一个新文件打开，就像捉住一只鸟，内心还有些小激动。众目睽睽之下，没看见新文件跳出来的内勤，就像没逮住猎物的猎人一样失职。

这个游戏刚开始玩会很乏味，时间长了就被训练得眼疾手快，再往后小萌发现自己已经被游戏规则绑架——上厕所前一秒还要刷新一下电脑，看有没有蹦出新文件。小萌已经把自己训练得像狙击手一样，文件一冒头就击毙。最好一枪命中，文件存活时间越长，自己作为专业的狙击手就越失败。内勤对文件变得又爱又恨，半天没有新文件，还会隐隐失落。一有新文件，就会进入备战状态，全力以赴歼灭它，有一种上战场杀敌的快感。

小萌说从前做外勤，处理案件的时候，最烦这些内勤。私底下叫他们“表哥表姐”，觉得表哥表姐们啥业务能力也没有，就会催数据填报表。直到自己也做了内勤，也变成催命鬼，才明白内勤的工作动力不在于权力欲，在于撇清自己，一个报表按时报了，自己的责任就撇清了，板子就打不到自己身上。就像小时候玩的“打沙包”的游戏，看谁闪转腾挪得快，看谁不被呼啸而来的沙包打到。

《摩登世界》里流水线上的工人的心态应该如此，只有把接收文件统计数据当做一种机械的工作，这项工作才不那么令人难以忍受，成为一种下意识的动作。这动作无论再无聊、乏味、画蛇添足，但因为每天都做，做得久了，竟然习惯成自然，成了必选动作。何况，因为有了一大坨人的参与，变成了你追我赶的劳动竞赛，就像小时候吃饭磨磨蹭蹭，大人就会说“快吃，看看那个谁来了，来比比看谁吃的快！”小孩子会下意识地加快速度，也不论味道了，也不管有没有食欲了，忘了手里正玩的玩具和嘴里正聊的话题，赶紧往嘴里扒拉饭，生怕被“那个谁”比下去了。

跟从前的一线工作比，小萌现在算是后台了，除了和数据、软件和文件较劲，不用处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了。可她总怀念从前办案子的日子，虽然那时天天面对的是动辄跟你吹胡子瞪眼，把你当对手当敌人的陌生人，可也比变成采集数据的机器人强。



大地经纬 许萍 摄

柏籽树

李凤仙

树活到一定岁数时，很多会成为地标。在房屋、道路格局大同小异的乡村，往往搞不清走哪条路，问荷锄的、挎菜篮的，他们都会用老树枝一样的手，指着某条路，说，看到了那棵大枫树吗？走到那里就到了。

刚到这所“老山里”的小学工作，路盲的我，经一只老树枝一样的手指路后，就记住了那棵柏籽树。每次远远看到它侯在路口，心里就暖乎乎的，仿佛久别回家，我的父母看我一步一步走进家门。

老柏籽树送走了长长的秋天，冬天捧着秋天的尾巴来了。山里的冬天不那么冷硬、尖刻，有点倒春寒的柔韧。如果是细雨霏霏的天，灰白的玉带一样的雨雾锁在山腰，山顶仙云翻覆，山脚泼碧淌翠，细雨迷离中的山村就像是一幅水墨画，而老柏籽树就是闲笔。

老柏籽树斜斜地倚在人家的脚屋檐上，像累了的老农倚着一棵大树，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在袅袅的青烟里若隐若现。柏籽树太老了，爆裂的皮像破碎的龟壳。它们身上的苔藓，嫩绿得像刚拱出土的春草，把树干当成假山攀爬，薄毡般紧贴树干，给老柏籽树穿上了一件翠亮的衣裳。柏籽树的枝干虬劲，没了叶子，在寒风里更显庄严、肃穆。风拂得田沟里萎黄的茭白沙沙如万蚕吃桑叶，但老柏籽树的枝石化了一样，不动声色。

柏籽树有多大年纪呢？问村里八十老翁，说不知道它多大，说他爷爷爬上去捋过柏籽，爷爷的爷爷也捋过。柏籽树上有多少代人的手纹足印？现在没谁说得上来。

老柏籽树是幸运的。它曾经遭过火灾，而且还是天火。一个久旱的冬天，靠它堆就的一个柴堆着火了，冲天的火光，噼噼啪啪的爆裂声，惊醒了沉睡的村民。大家冲出家门，张家桶李家盆，在火光里穿梭，人们呼喊，奔跑着，一桶桶水，一盆盆水泼向舔着天空的火焰。眼看火势弱下来了，突然啸起一阵狂风，火苗呼地一下蹿上了正房，稻草屋顶瞬间成了火海。柏籽树叶烧得像火山喷熔岩。老人哭天抢地，小孩哇哇乱叫，狗惊恐狂吠……猛然间，一道闪电把天空撕开了几道血口，“轰！轰”，“哗……”，暴雨如注……

火灭了。

柏籽树侥幸活了下来，它斜靠着人家的脚屋，屋子修缮过好几次，但谁也没有砍去柏籽树的一根枝桠。村里人都说柏籽树大难不死，一定是神灵相救，说神灵只救好人，那么这棵树一定是好树。说一个村子里有好树，村里人一定会活得像那棵树。

柏籽树站在路边。路还是窄得只容一头牛独行的泥巴路时，它就站在路边。泥巴路拓成石子路时，谁也没伤它一片叶子。石子路铺成水泥路时，对面人家的晒床更小了，但柏籽树的领地还是那么大。

弱者的反击

冯磊

读到过一则朱安女士的往事。

在八道湾居住期间，周家为鲁瑞过寿。因为鲁迅兄弟的影响力，前来参加宴会的宾客自然不少。

开席之前，朱安女士穿戴整齐，缓缓地从中走了出来。之后，“扑通”一声跪在众人面前。说道：“我来周家已经许多年了，大先生不很理我，但我也不会离开周家。我活是周家的人，死是周家的鬼。后半生，我就是侍奉我的婆母。”

说完，叩头离开。

读了这段文字，感觉震惊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朱安是个可有可无的角色。她就像一个影子，偶尔从各类文字的丛林中探出头来。这些文字，有些是近年来整理的八卦资料。还有一些，见于当年的报刊。

在《鲁迅全集》中，朱安这个陪伴鲁迅几十年的女子，从未露过面。有时提及她，大先生那浓黑的笔端也只用一个“妇”来替代。

一个“妇”字，就道尽了她的一生。

这一生可谓憋屈。她熟悉《女儿经》，知道温良恭俭让那一套旧式规矩。每个早晨，她都恭恭敬敬地向婆婆鲁瑞请安。在丈夫面前，她大气都不敢出。她挖空心思烹调出可口的饭菜，希望通过俘虜丈夫的胃来俘获丈夫的心。但是，那个在母亲面前温顺如绵羊的男子，在她面前就是一座倔强的冰山。

……她没有孩子。虽然，他们一直生活在一起。

鲁瑞曾奇怪地问她，为什么不要一个孩子（很多人认为，这是拴住男人的一个办法。实际上，有时也颇有用）？

她幽幽地说，大先生不与我说话。

数十年来，朱安就像一件家具，被摆在周家的客厅里。

然而问题在于，她不是一件家具。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她有感情，有寄托，有思想，有欲望。她烧菜的手艺很好，她对丈夫死心塌地，她愿意跟随他走南闯北，她卑微渺小不求回报……但是，这种种好处都被人忘却和忽略了。她走得越来越远，以至于最终浓缩为一个小小的“妇”字。

当世人将目光投向那个大声疾呼“救救孩子”的人，投向那个用一腔热血拯救民族精神的长者的时候，谁曾料到：那巨人的阴影里，无情掩埋了一个矮小而瘦弱的身躯！

毫无疑问，朱安是温婉的，也是倔强的和绝望的。

绝望，伴随了她的后半生。这种绝望，根源于鲁迅对她的态度上，也源于周家大部分人，以及公众对她的态度上。

她是一个多余的人！

在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，当所有人都忙着把温情和关怀投向那些“进步”的人士，却完全忽略了一个弱者的感受。

她从绍兴来，裹着小脚。多少年来，她一直试着用自己的贤良，挽回那颗激进的心。结局，是一败涂地。

这个万分沮丧的女子，于是在万般无奈之下来了惊天一跪，试图用舆论改变自己惨淡的宿命。却不料，竟将其越推越远。——不久之后，当鲁迅弃她而去，她才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绝望。

朱安说，“我好比是一只蜗牛，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。爬得虽慢，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。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，我没有力气爬了。”

不要埋怨弱者的的心机。哪怕，这微弱的反抗在外人看来是如此的无助和可笑。

在春天和夏天成长起来的人儿啊，要学会理解冰天雪地中那些弱者的艰辛。他们或者她们，犹如大潮中的一叶扁舟，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。他们最需要的，恰恰是他人的理解和包容。

哪怕是，从阴暗墙角里传递过来的一丝暖意。